

世界文豪书系

雪莱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4

河北教育出版社

Percy Bysshe Shelley

Prof. J. H. Kelly

雪 莱 全 集

第四卷

诗 剧

江 枫 主 编

江 枫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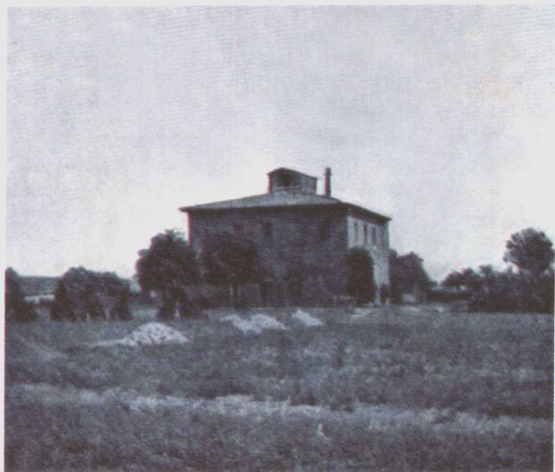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雪莱胸像。作者莫斯·伊齐基乐。
立在罗马“济慈及雪莱纪念馆”



贝特丽采·倩契。悲剧《倩契》的女主人公原型，相传为圭多所绘，未必正确，但是雪莱相信。他说：“科隆那官所收藏的那幅贝特丽采画像，是一件值得赞赏的艺术珍品，是圭多在贝特丽采被关押在监狱时绘制的。”“她有一副坚定的苍白容貌：心情似乎悲伤而沮丧，这样流露出来的绝望神情却由于高雅的忍耐而不显得过分沉重。她的头上缠着白色头巾，头巾下漏出的几绺金黄色头发落在脖颈旁边。面孔的造型极其娟秀，弯弯的两道眉毛十分清晰，嘴唇有一种痛苦未能压抑、似乎死亡也难以扑灭的想像与敏感的永恒意味。……整个面容透露出的淳朴和尊严，加上她的秀美可爱和深沉的哀愁，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动人怜悯的力量。”



瓦尔索瓦诺别墅。在莱航郊外，离尼禄山不远，雪莱在装有玻璃窗的那顶楼里，写出了悲剧《倩契》



雪莱在卡拉卡拉古浴场遗址。据雪莱自己说，“这首长诗（《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大部分写在卡拉卡拉浴场的山间遗址，那遗址坐落在点缀着花朵的林中空地之间，开放着芬芳鲜花的灌木丛像无穷无尽的迷宫般漫生在广阔的平台和凌空矗立令人目眩的门拱之间。罗马那明媚的蓝天，正在苏醒的春天对于这气候宜人地区蓬勃有力的影响，和春天沁人心脾令人陶醉的生命气息，都成了我这部戏剧的灵感源泉。”



大马洛, 艾尔比恩之家
雪莱夫妇的旧居之一



温莎森林, 比晓普盖特, 雪莱的小屋



诗 剧

总 目

- | | |
|-------|-------|
| 第 1 卷 | 抒情诗 |
| 第 2 卷 | 长诗（上） |
| 第 3 卷 | 长诗（下） |
| 第 4 卷 | 诗剧 |
| 第 5 卷 | 小说 散文 |
| 第 6 卷 | 书信（上） |
| 第 7 卷 | 书信（下）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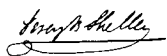
希腊	江 枫 译 (1)
雪莱夫人有关《希腊》的题记	(83)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	江 枫 译 (87)
雪莱夫人有关《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的题记	(233)
倩契	江 枫 译 (242)
雪莱夫人有关《倩契》的题记	(384)
暴虐的俄狄浦斯	顾子欣 译 (391)
雪莱夫人有关《暴虐的俄狄浦斯》的题记	(438)
查理一世	江 枫 译 (441)
一部未完成诗剧的若干片断	江 枫 译 (488)

希腊^①

江 枫 译



① 《希腊》，1821 年秋作于比萨，同年 11 月 11 日发往伦敦，1822 年春由奥利耶公司出版，有作者署名。罗凡特图书馆藏有这部诗剧由爱德华·威廉斯誊清的一份誊清稿。奥利耶在雪莱许可的条件下，删去了注释中的某些段落，并删去了正文中的一些诗行。被删节的部分内容，已在加利纳尼的 1829 年巴黎版一卷本《柯尔律治、雪莱与济慈》和雪莱夫人的 1839 年版《雪莱诗集》中得到恢复。序言中被奥利耶删去的一段，也已被巴克斯顿·福曼（1892 年）根据他所掌握的一份《希腊》校样复原。序诗，则是 1862 年（《雪莱遗墨》）加尼特博士根据波斯康布庄园所藏手稿编订发表的。译文所据为按雪莱 1822 年 4 月 11 日寄给奥利耶的勘误表订正过的 1822 年初版本。



雪莱全集 · 第4卷

我已预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①

谨将此剧题献给
瓦拉几亚大公的前任外交大臣
亚历山大·马夫罗柯尔达托斯公爵^②
以表达对他的
钦敬、同情和友爱

1821年11月1日

比萨

①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406）的最后一个剧本，引文为希腊原文，引自该剧第1078行。

② 亚历山大·马夫罗柯尔达托斯，原侨居意大利，1821年起义暴发后返回希腊，1822年1月起义者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即政府）和议会，马夫罗柯尔达托任执委会主席。

序 言

《希腊》这首诗是有感于时事而写，仅仅是即兴之作；如果能在其中发现某种意义，则完全是由于作者对于他愿意为之鼓吹的那种事业所怀有的强烈同情。

这一题材，在目前状态下，只能以抒情诗的样式加以处理；如果我称之为剧本，则因为是用了对话体。有些诗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史诗，只不过因为那些东西被分成了十二卷或二十四卷；我称这首诗为剧本，也未必就更不贴切。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是我在构思中首先想到的范本，虽然目前正在希腊进行着的这场光荣斗争成败尚未决出，我还写不出类似于薛西斯归去和波斯人一败涂地的结局。所以，我也就满足于展现一系列抒情画面，满足于在遮挡着未终场舞台的幕布上涂抹些轮廓模糊而虚幻的形影，以暗示希腊人的事业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事业一部分的最后胜利。

但是，这个剧本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剧本，却是缺乏熟

练技巧的剧本，倘若逢到酒神节，由泰斯庇斯^①的演剧队到雅典某个村落去朗诵，我怀疑它能否获得山羊奖。假使受到比失去那样一种奖赏更重的惩罚，我也会心平气和地忍受，只要当今的阿里斯塔科斯^②认为恰当。

我承认，我迄今尝试过的一曲《山羊歌》^③，尽管其题材性质难以博得赞赏，所获得的喝彩，却比我预期和作品应得的都更高也更有分量。

构成这首诗基础的那些细节，仅有的根据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传闻，所以我要为不得已而搬弄报纸上的知识请求读者原谅。无疑，非到这场战争结束，要获取真实准确到堪为史料的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诗人自有诗人的特权，何况希腊人已经在战斗中表现了极其崇高的英勇精神——他们已经在海战中获得不止一次的胜利，而他们在瓦拉几亚的失败却由于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甚至比胜利还要光荣。

古希腊人的后裔正在仿佛是从他们废墟的灰烬中站立起来，其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的文明世界的统治者们对他们惊人的作为所表现的冷漠，对于这场生死攸关的戏剧采取纯粹旁观态度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我们都是希腊人。我

① 泰斯庇斯（活动时期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因在戏剧中首创演员角色而闻名，常被认为是悲剧的创始者；约在公元前534年，在酒神节上第一个获得悲剧奖；亚里士多德曾说，悲剧在其最初阶段完全是合唱，直到泰斯庇斯才开始引进开场白和台词。因此，泰斯庇斯被认为是第一个“演员”；悲剧的对话起源于泰斯庇斯和合唱队领唱的对白。

② 阿里斯塔科斯，指萨莫色雷斯的阿里斯塔科斯（约公元前217—145），古希腊文献校勘家、语法学家、评论家，以对荷马研究的贡献闻名。

③ 意谓悲剧，指作者的悲剧《倩契》，下文所谓题材性质谓难以博得赞赏，是因为剧情涉及乱伦。

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全都植根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则罗马，我们祖先的宗师、征服者和大都会，就不可能以她的武力传播启蒙的明光，我们很可能至今仍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也许会处在中国和日本如今所处的那样一种社会制度停滞的悲惨境地。

人类的身心在希腊曾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这种完美已在毫无瑕疵的作品上留下了自己的形象，这类作品的残篇断章都为现代艺术望尘莫及，而且一直在通过上千条或隐或显的作用渠道把一种永不会终止的冲动广为传播，使人类崇高、使人类欢乐，直到世界末日。

现代希腊人是那种甚至想像都几乎想像不出是属于我们同类的光荣古希腊人的后裔，他们继承了不少祖先的敏于感受、捷于思维的禀赋和他们的热情与勇气。如果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由于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奴役而堕落到习惯于这种奴役所引起的种种极其卑劣的恶行——和比通常堕落更不如的恶习——就不妨想想，最优秀的腐败了往往会产生出最恶劣的，而只在和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的条件下才存在的习惯，也可预期会随着那种相关条件的消失而立即终止其存在。事实上，如果《阿纳斯塔修斯》^①这部值得称道的小说可以被认为忠实地再现了他们的面貌，希腊人已经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他们青年人中的精英，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大学学成归国，已经在向他们的

① 《阿纳斯塔修斯》，是英国作家和摄政时期家具设计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霍普（1769~1831）一生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出版于1819年。

同胞传达着争取社会完善的努力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而他们的祖先正是这种努力的源头。希俄斯^①大学在革命爆发前有学生 800 名，其中包括德国和美国留学生若干名。无论怎样赞美都不为过的是，许多希腊王公和商人正在以一种难与伦比的精神和智慧将他们的慷慨和精力倾注于复兴他们国家的事业。

英国人听任他们自己的压迫者按照他们和土耳其暴君之间的本能同情行事，而给他们的名声打上了和家庭幸福、基督教精神与人类文明的敌人结盟这一无法洗刷的耻辱烙印。

俄罗斯希望能占有而不是解放希腊，目前正满意地静观它的天然敌人土耳其人和它意想中的奴隶希腊人互相削弱着彼此的力量，以待其中一方或双双落入它的罗网。就英国而论，明智而慷慨的政策本该是使希腊的独立得到承认，并维护其独立以免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侵犯；——但是，压迫者什么时候公正和慷慨过？

[英国人民一旦获得了自由，定会怀着可以预料是和他们身份相称的感情去反思曾经声称代表他们意愿的那些人在这场复活自由的伟大戏剧里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时代是被压迫者起而反抗压迫者的时代，每一伙凶杀犯和诈骗犯特权匪帮被称为君主的首领，都在互相勾结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而在更大的威胁面前暂时捐弃彼此的嫌隙。实际上全世界的专制君主都是这个神圣同盟的成员。但是

^① 希俄斯，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上，距土耳其西岸仅 8 公里，相传荷马曾定居于此。

一个新的族类已经在整个欧洲成长起来，哺育这一族类的营养是对于枷锁着他们的那些思想的厌恶，她还会继续产生出新的一代又一代来实现暴君们已经预见到并且为之战栗的那种命运。〕^①

西班牙半岛已经自由。法兰西正安静地享受着被部分豁免了那不正常而又软弱无力的政府妄图恢复的暴虐统治的欢欣。血和灾难的种子已经在意大利播下，一个更富于生命活力的族类正在成长，并将收获果实。全世界只等着德国爆发一场革命的消息，好看那些由于它的因循苟安而得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暴君一头栽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这些人类的摧残者把希腊的反叛归咎于他们在欧洲其他地方望而生畏、为之颤抖的那同一种精神，说明他们非常了解他们的敌人，而那个敌人也非常了解对手们的力量和狡猾，在守候着他们逐渐逼近的衰弱和不可避免的分裂，以便把握时机从他们的掌握中夺去血腥的王节。

^① 这一段曾在1822年被查尔斯·奥利耶删去，到1892年才被巴克斯顿·福尔曼根据他所掌握的一份《希腊》的校样复原。



序 诗

永生使者

今日几位上帝之子将要聚会，
在混沌和遵照他坚定的意志
冻结成为海洋般地面的苍穹，
在上无屋顶的议事大厅恭候
.....

上帝的影子，和面对其气息
宇宙就像是一滴露水斑痕的
神明的使者。

主教和国王，
高居在**过去**的宝座，统治着
不情愿的**现在**，笼罩着尘世——
像从地面上的升起却又把使它
得以诞生的天空遮蔽的雾汽——
思想的光辉或是阴影的你们，
请在神圣的天父宝座前聚齐；
那激烈的裁判尚未最终判决，